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九

四夷部二十

北狄一

總敘北狄上

說文曰狄犬種字從犬狄之言淫僻也

白虎通曰狄犬者易也言僻易無別

風俗通曰胡者謹按漢書山戎之別種也貊者畧也云無

禮法又胡者謹立也其被髮左衽言語贅幣事殊立也

晉中興書曰胡者北狄之總名也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德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

太平御覽

卷之百九十九

一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林杜以勤歸也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日歸日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

之故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又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又曰豈不日戒玁狁玁狁孔棘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又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啟居

又曰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玃狁孔熾我是用急

又曰玃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又曰薄伐玃狁至于太原

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受祉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

又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境土

又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

又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國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十九

二

禮曰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

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又曰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夷隸掌養牛

馬與鳥言

傳曰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

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又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

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又曰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

又曰鄭瞞侵齊遂伐魯使叔孫得臣敗于鹹獲長狄僑如
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馳之門

又曰赤狄侵齊又侵晉取向陰之禾晉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

又曰成下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
有三俊才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
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天反時
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又反正爲
之盡任狄矣晉侯從之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晉侯賞
桓子狄臣千室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十九

三

又曰無終子嘉父使孟無終戎國名孟如晉樂其國臣也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繹曰勞師於戎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
不可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
居貴貨玉玉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功
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
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乎後羿而用德度義遠至邇安五
也

又曰鄭人賂晉侯敬鍾四列也懸鐘二四十六爲一四及其鍾磬女樂

二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知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詩與子樂

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微子無以待戎夫賞國之典也子其愛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禮樂也

又曰魯襄公十八年白狄始來

又曰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又曰晉中行穆子敗狄無終及郡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不克乃毀車以爲行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曰晉梁丙牽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十九

四

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又曰晉荀吳爲會齊事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滅肥以肥子縣皐歸

又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日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鵝鞮歸

又曰晉荀躒如周莖穆后籍談爲介王求彝器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服其何以獻器王曰叔父康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曰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處參虛撫有戎狄

又曰晉侯訓兵於稷以略狄土

穀梁傳曰中夷狄曰大鹵

爾雅曰北至于祝栗

又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又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又曰北載斗極爲空桐空桐之人武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國語曰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夫狄無列于王室豺狼之德也王不忍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不可厭也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十九

五

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狄后狄人來誅殺譚伯初惠后欲立

王子帶故以其黨啟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

又曰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餽烝原公相禮范子

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

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王召士季曰親戚宴饗

則有餽蒸帷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儷貪而不讓

其血氣不治若禽獸馬其適來班貢大俟馨香嘉味故坐

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

時相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以示答合好胡有子然其効

戎狄也

又曰驪姬曰以臯落之狄朝夕苛我邊鄙君盍使申生伐

狄若不勝狄雖無濟其罪也可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警公悅使申生伐東山至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果戰敗於稷桑

又曰公令闞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

又曰襄王昭叔帶之難居於鄭地杞子曰君盍納王公乃行賂於草中之戎驪土之狄以啟東道

尙書大傳曰狄人將攻太王亶父亶父召耆老而問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每與而攻不免大問問曰狄人又何欲耆老曰欲君之土地太王曰樂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害也民者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大平御覽

卷七百九十九

六

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乎岐山問民之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詩含神霧曰四方蠻貊刺作器物多與中國反書則橫行食則合和伏則交脚鼓則細腰如此類甚衆中國之所効者貂蟬胡床胡飯

春秋考異記曰北狄之氣主生幽都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

而並四夷部二十三
北狄二
總敘北狄下

史記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

又曰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於豐鎬遂放戎狄涇洛之北時入貢命曰荒服

又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鵬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都

漢書曰山戎伐燕告急於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又曰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洛之間號曰亦翟白翟

太平御覽

卷八百

一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郟缺獲白狄

又曰晉北有林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鳥桓之先也

後為鮮卑

又曰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我

戎界

又曰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善者善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東

胡強而月氏盛

又曰昴日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胡貉月氏旄引

之民昴之主

又曰揚雄上書云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

又曰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承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豕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又曰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又曰外國天性忿鷲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為善易

太平御覽

卷八百

一一

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又曰狄真中國之堅敵也

又曰王莽征匈奴嚴尤諫曰周秦漢征之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境譬猶蛟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場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飢饉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兵先至者聚居暴

露勢不可用一難也邊旣空虛內調郡國不相屬及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糧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胡地沙鹵多乏水草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食糲飲水師有疾疫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幸而逢虜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莽不聽又曰袁狄之爲患也考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婁敬呂后時有樊噲王恢韓安國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有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徧見一時之利害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

三

又曰文帝徙六郡良材力之士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和親無益之明效也

又曰董仲舒以匈奴可悅以厚利結之以盟誓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啣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

又曰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各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晉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年來降漢單於亦輒拘當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尙如

斯

又曰孝宣之世單于臣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宴閑牛馬布野

又曰于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

又曰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容禮

又曰夷狄之人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郵寒露之野蓬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擁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

又曰晁錯上書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罔有勝意

太平御覽

卷八百

四

又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也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勿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勿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不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

又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勿能支也又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凍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烏獸毳毛其性耐寒

又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如飛鳥走獸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也

又曰匈奴欲立賊者始于折膠

後漢書曰耿秉上言曰今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
又曰聞匈奴傳論曰奔兵窮討掩其密穴躡北追奔三千
餘里破龍祠焚薊幕銘功封石偃蹇而旋

又曰王莽時盧芳許稱武帝之後奔匈奴十二年芳與賈
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得芳之衆昱詣關拜昱爲

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晉書曰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
其國携率部落入臣於漢嘉其意剖荊州北界以安之於
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後漢末羣
臣競言胡人猥多宜先爲之所建安中魏帝始分其衆爲
可部立其中貴者爲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

太平御覽

卷八百

五

五萬餘落居於太原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輿縣中部
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

又曰晉武帝踐祚後匈奴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
河西故宜陽城下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新興上
黨樂平靡不有焉

又待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置西北
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
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河西太原馮翊安定

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
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徒
三河三魏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怕農魏郡

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又曰太康七年有菱莎胡率部來降

又曰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鮮支種有烏譚種有赤勒種有捍蛭種有菱莎種有赤莎種有鬱鞮種有委童種有大樓種不相雜錯

又曰其國號左賢王右賢王左弈蠡王右奕蠡王左於六王右於六王左漸尙王右漸尙方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鹿王右顯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智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

太平御覽

卷八百

八

而漢陰受舞三苗而南蠻服今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懷四夷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不下匈奴猶振楅也臣且以是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太衆信陛下也若日出之炯炯故聞君二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九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論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匈奴之自視也苟狄面而戎伏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於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好合胡人之自

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可以當天子之意如此則好諭矣一表也愛人之狀好人之役愛有實以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請三表匈奴好之來者家長以上必

衣繡家少者凡表文綿爲銀車五乘大雕盡之駕四馬載
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合
匈奴降者時立此而賜之一國聞之見之者希心而相告
人人冀幸以爲吾至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也匈奴
之使至者若天降者也大眾之聚也上必將召賜食焉飯
將盛美葷炙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者或
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謂當得也合
來首時時得此而饗之一國聞之者見之者涎而相告成
自以吾至亦將得此以此壞其目一餌也降者若使者至
也必使人有所召客焉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傳白黑
繡衣而侍其堂者三二十人或薄或掩爲其故戲使樂府
吹蕭鼓鞀令使降者時得此而樂一國聞之者見之者人
人唯恐其後至也以此壞其目一餌也凡降者陛下必有
所居令有高堂邃宇善厨大囷廐有編馬車有陣車時時
大具召胡客饗胡令其居處樂皆過其慮其單于或出嘗
時賜此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其時將以此壞其
腹一餌也於來降者上必時時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
於胡嬰兒貴人子好可愛有數十人爲繡衣出則更從入
則更侍胡嬰兒得近侍胡貴人得佐酒上前使付酒錢出
繡衣具帶衣服時以賜之合數人得此而居之一國聞者
見君人人唯恐後至也以此壞其目一餌也

界六戎世世自祖君臣不稟中國正朔

西域記曰諸胡俗婚姻相然許者先送同心指環

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如紫漢塞亦然故稱紫

塞焉

陸報蘇武書曰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構幕以禦風雨

又曰出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

又曰胡笳夜動牧馬悲吟嘯成羣邊聲四起

又曰鑠王帥兮征荒裔勦匈奴兮截海外封神丘兮建隆

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古詩曰胡馬依比風越鳥巢南枝

古胡無人行曰望胡地何險側斷頭胡脯胡臆

太平御覽

卷八百

八

陸機樂府詩曰馳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借問燕山侯勁

虜在燕然

古詩曰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

陳樂尉詩曰飲馬昌成窟水寒傷馬骨

芻琰詩曰來亭與華異胡風春夕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終 吳興陳肅分校

北狄三

託跋氏

稽胡

慕容氏

宇文莫槐

高車

烏洛侯

庫莫奚

軻止能

託跋氏

宋書曰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之後也陵降匈奴單于妻之以女字托跋其後因氏焉世豪強介建種落也

又曰索頭虜姓托跋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亦頭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一

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虜單于猗馳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二年馳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馳有救騰之功宜請移五縣民于新興以其地處之愍帝進盧爲代王盧孫什翼健據陰山衆數十萬健死於開字涉圭

卽後魏道
武皇帝

又曰虜俗以四月祠火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禦寒也

後魏書曰黃帝字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

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託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民棘黥帝舜嘉之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七十世裔孫帝成皇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至力微立帝成皇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也

又曰祿官立如祖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比兄子猗駝統之一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駝弟猗盧統之

太古御覽

卷八百一

二

稽胡

後周書曰稽胡一日步部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離石以西安足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婦人多貫唇以貝爲耳頸飾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遣部衆抄掠居汾晉之間畧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僞許以女妻蠡升之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之禮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

又曰保定中離石生朝數寇汾北黜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以遏其路

又曰建德五年高祖敗齊師于晉州乘勝遂北齊人所棄
甲仗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

慕容氏

晉書載記曰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
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后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
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於鮮

卑山因以爲號

通典慕容氏亦東胡之后別部鮮卑也魏初渠師有莫護跋率諸部分居遼西后從

馬宣討公孫溷有功拜又率王至孫涉歸覲封爲鮮卑單于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次曰廆有命代才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河之青山也

又曰慕容廆字奕洛環昌黎棘成鮮卑人也曾祖莫護跋

初率諸部大人分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又

太平御覽

卷人百一

三

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昔燕代多冠步莫護跋見而好之
乃欲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
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延左美王
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於遼東北於是
漸慕諸夏之風矣

又曰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往謁之
華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廆

又曰慕容廆謀於國中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夷
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晉國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
耶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
中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僉嚴立弓見廆乃改服戎衣而

入人問其故鹿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龔聞而懲之
鹿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屈之教以農
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嘉初鹿自稱鮮卑大單于建武初元
帝承制拜鹿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
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鹿刑政修明流亡者多歸之鹿
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
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鹿卒焯雄毅多權畧曰
強盛遂自稱燕王後遷都於柳城攜暉卽其子孫

宇文莫槐

後漢書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
莫槐之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飾婦人被長襦及足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四
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

北史曰莫鹿那衆疆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

卽莫槐之姪孫

莫槐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鈕自言爲天

所相每自誇大莫槐之孫曰乞得龜爲慕容鹿破先是海
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乞得龜敗也

高車

北史曰高車古赤狄之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
丁零其語與匈奴畧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
其種有狄氏表紇氏解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其
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
爲姓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其俗

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爲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穿廬前叢坐飲宴終日

又曰高車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枝因曲豎之以乳酪灌焉

又曰高車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塋送掘地作坑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繞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大小皆集會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五

又曰高車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徙於鹿渾海西北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後魏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襲破之討其餘種於狼山

又曰道武帝自牛川南引大枝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七百餘里聚集雜獸於其中因駟至平城卽以高車衆起辟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

又曰高車族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又曰高車昧利不顧後患

又曰高車斛律部師倍侯利爲蠕蠕掩襲遂奔魏賜爵孟都公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北方之人畏之嬰完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利其衆服如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倍侯利卒道武悼悼葬以魏禮諡曰忠壯王

又曰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羅遣使至京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賊臣當爲天子討除孝文賜繡袴褶一具雜綵百疋

又曰高車部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尉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

又曰高車遣使貢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疋馳寸頭太平御覽

卷八十一

六

又曰高車與蠕蠕七戰於蒲類海北割蠕蠕之髮送於羽林監孟威

又曰高車遣使獻龍五馬疋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綢十疋雜綵六十疋

又曰高車王伊訶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鞞鞞一副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

烏洛侯

北史曰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國人尙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塗篋木槽革面施九弦太武直君四

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唐書曰烏洛渾國蓋後魏之烏洛侯也今亦謂之烏羅護其國在京師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西與突厥南與契丹北與烏丸接風俗與靺鞨同貞觀六年其君長遣使獻貂皮

庫莫奚

後漢書曰庫莫奚之國先東部宇文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眞所破邑落竄匿於松漠之間

後周書曰庫莫奚鮮卑別種也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水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魯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

北史曰登國三年道武親討庫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又曰武成之世庫莫奚歲至名馬文皮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

軻比亂

魏志曰軻比亂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食物財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于中國出入

弋獵建立麾節爲進退

又曰建安中烏桓軻比能動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

又曰延康初軻比能遣使貢馬文帝立比能爲附王

又曰黃初二年軻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五百餘家還居代郡黃初三年軻比能率部落與代郡烏丸等三十餘口交市遣魏人于家居上谷后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二部爭鬪烏桓校尉田豫和之使不得相侵五年軻比能復擊鮮卑豫帥輕騎徑進倚其后比去使別太師璆奴據豫進討破之由是懷二與乃輔國將軍鮮卑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于天子我與烏丸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璆奴往聞使君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八

來卽引軍退步度根數數抄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卽綬牛馬尙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耶將軍當保明我于天子輔得書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尉軻比去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每抄掠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能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憚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一

珍寶部一

珠上

又曰天珠上

寶

尚書湯誓曰遂伐三股俘厥寶玉

孔安國曰俘取也王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

取而寶之

諡伯仲伯作典寶

日臣皆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又盤庚曰無總於貨寶

又旅契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顧命曰越王市重陳寶赤刀大訓張壁琬 在西序大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亂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毛詩嵩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宋均曰聖人謂

詩含神霧曰聖人受命必順斗張握命圖投漢寶

禮記檀弓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

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以忠信為寶

左傳莊公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又莊公曰王及鄭伯入於鄭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又文下曰宋昭公盡以寶行

又襄公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皆喪寶也不告人有其寶也

又昭公曰吳太子諸樊入隕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以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

去

又定公曰盜竊寶玉太弓盜者何陽虎也

史記曰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登常山而臨代代可取也

又曰晉使卻克以軍八百乘伐齊陳于鞍於是晉軍追齊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一

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

又曰魯昭公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往焉賜寶器已悔復詐取之

又曰衛叔名封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

器

又曰秦李斯逐客書曰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乘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奈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

又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寶也

又曰梁惠王與齊威王會田於梁問齊王曰亦有寶乎威

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

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以爲寶與王異吾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取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也言燕趙之人畏其侵伐故祭以求福

徒而從者七千

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

豈得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憚而去

梁或作魏字

漢書曰沛公西入武關欲擊秦曉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者賈豎子易動以利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鄒縣令王逢得遺寶物懸於衢道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三

求主還之

後漢書曰世祖遣衛尉純期持珍寶繪帛賜隗囂期至鄭被盜

張璠漢記曰朱雋爲郡吏太守尹端有罪應死雋爲買珍寶賂主章吏端得免死

范曄後漢書曰成帝召見諸部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嘆

息

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又曰曹操父嵩乞丐攜養囚賊

假位與金輦寶輸貨權門

魏志曰陳泰爲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奇寶貨因市奴婢泰皆卹於壁及徵爲尙書悉以還

吳志曰七變爲交趾太守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具琉璃翡翠瑋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焦耶龍眼之屬無歲不至

晉中興書曰姚萇試諸子謂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略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子

晉安帝記曰桓玄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晉書殷仲文傳曰桓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玄西走其寶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四

玩悉藏地中皆變爲土

晉書呂纂載記曰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馬鞭馬璫鍾水陸奇珍不可勝記

齊書曰始興王鑑鎮益州於州園地得古塚無復棺但有石郭銅器千種並古形玉事三枝珍寶甚多不可皆藏金銀爲蠶形者數萬計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嘗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爲起墳諸寶一物不得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羨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

侃延裴同賞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待姓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曜驅平長安長至于西河張茂懼遣使稱蕃獻諸珍寶珠玉不可勝記

後魏書曰元又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物其中

北史曰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彭城王孫韶魏室奇寶多後隨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瑙榼三斗玉縫之皆稱有西域鬼作也

北齊書曰高德正嘗辭疾除冀州刺史卽起顯祖怒禁門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掩見大怒曰我府藏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五

無此物詰得其由皆諸元賂之帝乃斬德正并妻子伯豎隋書曰開皇十二年突厥遣使獻七寶梳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值於洲上賈依價質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爲國名

又曰天寶中師子國遣婆羅門僧灌頂三藏來獻金寶瓔珞

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璞良工修之則爲薦國之

寶

孫卿子云井里之璞又云王人爲天下寶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王之寶也矣求之弗與與兵伐楚魯懼奉而歸之墨子曰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里此諸侯之良寶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淮南子曰夫夏侯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班學也明月之珠不能

無類

夜光之珠白似月光故曰明月若絲類之有結類也

然天下寶之者何也小惡

不及坊大美

傅子曰文齋不貴之寶獨宿曠野其危甚於累卵此之秦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六

猶有泰山之安也

戰國策曰周有砥厄宋有結椽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玉之美者也已爲天下名器

國語曰晉定公享楚王圍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使倚相能道訓典以傲百物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何寶馬麥澤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見焉是惟河宗氏乃至於崑崙之丘觀春秋之寶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逾多而民逾貧夫其所

寶也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鹽鐵論曰汝漢之合鉄秀外國鈎羗胡之寶也

說文曰琛寶也

健爲各人曰
羊寶爲琛

向寶者其式此亦金寶也

說苑曰經侯過魏左帶玉具劔右帶環佩左光明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之寶也經左解玉具右解佩委之而起

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寶滿室飢不爲寶非國之用

新序曰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其此憂樂乎船人固桑對曰夫劔產於越珠產江漢寶產崑崗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七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又曰高相入咸陽宮行庫藏見有琴長六尺十三弦二十

六徽皆用七寶囊文銘曰渥與之樂

漢武故事曰上雜錯天下珍寶爲帳次其甲乙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

貨六種二十八品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壙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

有折枯是其侯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

作積地見此輦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之卽得凡藏寶

不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

物在下也

又曰寶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

蔡氏化清論曰經云寶者衆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

焉

郭璞奏曰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實然非

經國之至寶

張衡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明皇雜錄曰楊國忠驕奢僭侈之態復紛然未滿持盈公

主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鑲子帳皆希代之寶

莫能計其值

珠上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八

說文曰珠蚌之陰精也

尚書禹貢曰徐州厥貢淮夷蠙珠

周禮大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則共珠璽玉敦

左傳哀公曰衛太叔疾出奔宋臣向

為宋向
魋臣

納美珠焉與

之城鉏城鉏公求珠魋與小由是得罪

又哀公曰越圍吳晉趙鞅使楚隆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

無恤使陪臣盍敢展謝其不共

辰陳也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

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

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

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尚書考靈耀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赤用藏龍吐珠也

期左

注曰秘藏也珠寶物命道也亦漢將用天之秘道

尚書考靈耀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日月若編

珠

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宋均注曰珠出於大澤之中誰能不含取

以爲寶也

禮斗威儀曰王者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又戴禮曰玉居山而木能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韓詩外傳曰良珠徑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耀也

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荆鷄卵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璣鏡

宋均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九

曰事神明得則大珠有光可爲鏡德至淵則海出明珠

史記曰樂毅遺燕王書曰齊王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盡收入於燕

又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小國尚有

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國而

無寶乎

又曰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白珠二升良具以獻項伯

又曰鄒陽尚書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於人道

路人無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漢書景帝詔曰黃金珠玉飢不能食寒不能衣吏發民若

取黃金者坐贓爲罪

又曰董偃與母賣珠爲事偃十三隨母養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養之得幸

又地理志曰武帝時使使入海市明珠到國圍二寸已下

又曰霍光廢昌邑王太后被珠襦坐武帳珠王伏前聽詔

又曰成帝時王章死妻子皆死合浦王商輔政曰還章妻

子故卿其家屬皆採珠致產數百萬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又曰董卓擅朝政呂布斬之長安中民悉賣珠玉市酒肉

相慶填滿街肆

又曰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及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上

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十

司馬彪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出琉璃珠璣

又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怯梁冀詬奮母爲其守藏

婢云盜白珠十斛也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均瑩明珠色也珠璣不圓也夫

餘出珠大如酸棗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贇獻大珠詔曰海內

頗有災異而贇不推忠誠而偷明珠之瑞以求媚今封珠

却還

又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尙書時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

伏法以其資物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

上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廻

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賦穢之物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又曰和熹后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王名不立太后乃親見宮人一一問闕察其顏色開示忠信

宮人盜者卽時首服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汝南李敬少時遷趙相加於鼠穴中得繫珠及瑤珉相連以問主簿主簿曰前相夫人失玉珠不知所在疑其子婦竊之因去婦敬送珠付前相大慙乃還去婦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士

又曰豫章黃向辰步路中得珠珉一囊可值三百餘萬求主還之主欲以半物謝向向委去不顧

魏書曰卞皇后性儉約不尙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域通使燉煌獻徑可大珠可復求市得不則曰若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又曰公孫淵以遼東叛田豫以本官督青州刺史程喜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伏珠金甚多放散皆不

納官由是功不見列

又曰文帝作終制曰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押
典略曰臨淄侯曹植與楊修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人
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魏畧曰大秦國出夜光珠真白珠夫餘出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東夷俗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懸頸
耳至於袂不以金銀錦蜀爲珍

又曰倭國女王壹與遣大夫率善等獻貢白珠五十孔青
大珠二枚也

蜀志曰秦宓奏記益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剖
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復何嘆哉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十二

又曰宗預復東盼吳孫權惡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衰老
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錄地理志曰失崖珠宮懸出明月珠玉

又曰袁博字君遊爲淮陵長真女得壞墻中璫珠百餘博
封上之詔以賜博

吳志曰魏文帝遣使以馬求易明珠翡翠權曰此皆孤所
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內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
公也

晉書陶璜自交州上表曰合浦郡土地境埆無田有農百
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貨珠米而吳時珠禁甚嚴

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
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輸一贏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
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璫珎

沈約宋書曰文帝詔太史令錢樂之作小渾天二十八宿
中外以白真珠及青黃三色珠爲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
黃道

南史曰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如雲
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
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建元十年正月懸珠簾於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

三

殿

後魏書曰爾朱世隆將敗洛中先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

灰披土覓真珠至是並驗

又曰畢衆敬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
珠璫四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唐書曰高祖朝曷婆那可汗獻大珠上曰珠信爲寶朕所寶者赤心耳何用珠爲竟爲不受

又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上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旣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可理之不可捨也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未選共有一疋羸馬道源

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米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齋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舉罪人雖疾惡情深實以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往橫議伏惟再思思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又曰婆利東有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午時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卽火出

管子曰桓公問管仲曰昔有周人有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篋也江陽之珠一篋也此謂寡爲多以狹爲廣

又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

又曰珠玉爲幣

又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

又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指河曲之隈謂商丘開曰彼中有寶珠求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求之既出果得珠

孫卿子曰在物莫尙於珠玉珠玉不觀王公則不爲寶

又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目羅衣從風仲叔圍入諫露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大云御覽

卷八百三

二

莊子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又曰黃帝遊于赤水之上登于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弗得使離珠索之而弗得使罔象索之乃得

又曰河上有貧窮待織蕭而食者其子投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驪龍寤之尙奚有哉

又曰修其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則韜乎其事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

川

又曰儒以詩禮發蒙

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

未解裙襦典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

不布德死何用含珠爲

鄒子曰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

尸子曰水圓折者有珠

韓侯曰隨侯之珠不嬰以銀黃其實至美物不足以飾

又曰楚人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

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遺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

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曰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

又曰美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又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

三

又曰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爲之殘

楚莊王猿捷躒衣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也

宋玉亡珠而池中魚爲之殫

又曰珠玉尊則天下爭禮樂飾則純樸

又曰禹填洪水以爲山堙崑崙以爲土中立曾城九重其

高萬一千里上有木禾珠樹玉樹不死樹沙棠瑯玕絳樹

並在會賦

沙棠瑯玕珠類也

玉璜在西北隅

任子曰丹淵之珠沉於黃泥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

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抱樸子曰識珍者必捨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藪之

芳蕙

山海經曰開明山北有珠樹

又曰三珠樹生赤水山其爲樹如柏華皆爲珠一曰其狀若擘

穆天子傳曰北征舍于珠澤珠澤之數方四十里

又曰同穴烏鼠之山滋水出焉西注如漢水多如魚鱗之魚是生珠玉

亦母蚌類

又曰數歷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

戰國策曰張丑質於燕王欲殺之走出國境境吏得丑丑曰燕所謂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已失之矣如燕不信今子但欲致我我且言千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瀉殺之刺子之腹矣吾要見死子之腹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放之

太古御覽

卷八百二

四

又曰蘇秦說李兌不能聽進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

又曰有人採隨侯之珠露野無弓弩之衛必危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桓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得禍焉

又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

又曰精氣之集也阜於珠玉與爲副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玉爲簾瑋瑁爲神

東方朔記曰珠彈不知泥丸各有所用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千餘里

說苑曰墨子謂滑斃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曰不得賣也以爲飾又欲與子鍾粟者曰得珠不得粟不得珠得粟子將何擇滑斃曰粟可取也

新序曰秦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召子西而問焉曰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子西對不知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吾國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

五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

論衡曰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曰猶珠樹也珠樹非貞珠十日以一日實日也

又曰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

又曰今審知有富貴之命則幽居候之不須勞形求索也猶珠在山不求貴價於人人自貴之命當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卽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釋名曰玉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蔡邕勸學曰明珠不瑩焉發其光寶玉不琢不成璋珪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躍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員大如鷄子圍四寸八分章和元年鬱林大珠圍三寸和帝永元十五年鬱林降民得大珠圍五寸徑七分

郭子橫洞冥記帝曰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一白珠花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是曰少昊一名摯有白雲之瑞號爲白帝有鳳啣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於天下

又曰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御洞光之珠圍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

又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嘗屑沉水香塵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卽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

真珠 琲貫之名也

又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如雲明月憑宵鳥時來蒼梧之野御者沙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時得白石潔如珠服之不成帶者身輕

又曰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翔而吐雜珠累斛仙人常以其餘飾仙裳輕而躍於日月也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爲飾雜

廁五色琉璃爲匣劍在室光影猶照於水也

又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文龜龍之像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珂珮之聲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也高后時募三寸珠乃詣關上之珠好過度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白金從市朱仲復獻四寸珠既去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去不知所之

列女傳曰珠崖令卒官妻息送喪歸漢法內珠入關者死妻棄其係臂珠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其母鏡奩中母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珠問誰當坐者前妻子初曰初當坐之繼母請吏曰幸無劾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又曰夫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鼻隕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又且相讓安知孰是乃棄珠而遣之

神仙傳曰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弟婦弟婦新產十數日麻姑望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便以擲地視米隨地皆成珠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此變化也

列仙傳曰鄭交甫將往楚道之漢臯臺下見二女佩兩珠丈珠經雞卵交甫與之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與之旣行返顧二女不見佩亦失矣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五劍秦客薛燭善相

劍示之曰燭雖傾城量珠玉猶未可與也

又曰伍員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曰上所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將言爾取之關吏因舍焉

邢原別傳曰原送遊學詣女臣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覺覽今古學者之師模君乃舍之似不知也而曰然何原曰故有登山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不知山之高海之深哉

博物志曰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曰賣絹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

又曰五月五日取青蛤頭土中埋皆成青珠

王朗雜事曰焦生乞恩辭生未有婦從烏桓贖李娥爲妻

大正御覽

卷八百二

八

與耳中金璫一隻珠四枚璫二雙珠三十雙合中真珠一升

盧緄四王起事曰張方劫帝西遷國家有寶物詔石將軍載之於是放軍人八千餘人三日輦之尚不缺角真珠百餘斛

又曰惠帝遷長安時洛陽御府有大珠璫百餘斛

衛玠別傳曰驃騎王武子君之舅也常與君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罔若明珠之在我側爾然來映人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韓重有道術王悅之結氣死墓于昌門之外重至家前哭祭女見形將重入家臨

去取徑寸珠以送重

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啣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隨珠焉

又曰噲叅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戎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乘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啣明月珠報焉

又曰南海之外有鯨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所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將羊初將得一珠後得始令其噉之卽得療飢復沉穴行出交州還洛聞太平御覽

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又曰漢武帝幸河緒聞絃歌之音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飲酒樂老公顧命淑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經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螿生此珠也

又曰王敦召王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進舡至大雷見猛行水中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暫約勒以真珠一握爲信

三秦記曰始皇冢中以夜光珠爲日月殿懸明月珠晝夜

三輔決錄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絕而去見夢於漢武帝求去鈞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啣索帝曰豈夢所見也取而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

沈敝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爲八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礫礫珠礫珠之次爲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芬符珠孫柔之瑞應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以下啣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廣志曰水難珠其色黃東生夷又有明珠光大徑寸或大平御覽卷八百二
圍二寸以上出黃支有至圍珠置平地終日不得停今上方名以甲乙爲次第石珠鑄石爲珠
廣志曰夫餘地美珠如酸棗

又曰班魚頭中有白石如璣珠出北海

梁四公記曰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旁行五十餘里至龍宮燕公謂是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戶衛讓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味燒燕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於是羅子春兄弟三人應募帝敕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先求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調之成二函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之燕公曰以蠟塗

子春等身及衣佩石乃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
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鷲五百賂之令其通以
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喜又上玉函空青具陳帝
旨洞中有龍五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善譯時俗之言
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春
等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閒使至龍去而子春薦珍帝大
喜得聘通靈異獲大人之寶以珠示杰公公曰三珠者其
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驅龍珠之中者七珠二
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閉之上雜珠是蚌蛤蛇鶴等之珠
不如大珠之貴帝示百寮朝廷或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
杰公曰如意珠之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 十一

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雹水火刀其諸毒厲驅珠九色
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
毒蟲珠七色多赤大足二日目當其處有日如鐵蟻臯蚌
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上有瑕者爲下蚌珠
生於其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隨候所得卽其是也又問
蛇鶴之辨對曰使其自識帝命杰公記蛇鶴二斗珠雜餘
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閒於是鶴
啣其珠鳴舞徘徊蛇蛇啣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
服帝復出如意龍蛇等珠校光之遠近七九之數皆如杰
公之言

盛弘之荊州記曰石蘊玉以潤其樞漢舍珠而清其域

闕駟十二州志曰僧疆墨國在天竺南佛寺三千餘所其地有神珠非石玉晝夜於國中光明於日珠徑一尺五寸其色正碧

南方草木狀曰凡採珠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正白人民以薑蠶食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徐哀南方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自蚌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三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爲第一瑠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三滑珠凡三品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

三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有民善遊採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卽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林邑記曰黃夜州上戶口殷富多明珠雜寶

語林曰王長史記林道人曰真長可謂金石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興公曰語不得耳選擇正可得少碎珠耳

又曰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適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往別國見李寅平子還謂人曰今之行舉目皆琳瑯珠

又曰玉夷甫處衆中如珠玉之在瓦石

宋玉風賦曰垂珠步搖來排臣戶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

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珍寶部三

大戴禮玉上

尚書堯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又亂征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

山脊曰崑崗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

又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厥貢璆璠雍州厥貢惟球琳瑯

玕

又顧命曰成王被冕服憑玉几

又曰太玉夷玉天球在東序

尚書中侯曰湯沉璧於洛黑鳥隨魚止化為黑玉赤勒文

尚書說曰有人能起載玉英

鄭玄已玉果實召載為骨衣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周書曰武王俘商舊寶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

周禮天官下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

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食玉

玉是陽之純者食之可禦水寒

又春官大宗伯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

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

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儀禮聘禮曰凡執玉無籍者龔

鄭玄注曰籍言修也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崔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中陰也故勝水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蒼玉

又曲禮上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執玉爵者勿揮

又曰執玉不趨

志重王也

又檀弓曰石駘重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

又月令曰孟春之月衣服蒼玉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

二

組綬公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玖而緼組綬

玉有山
有水倉

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青佩王相承受也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聘義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

貴之也

禮舍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禮記命微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

左傳桓公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獻既而悔之曰周
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
之

又莊公曰號公晉侯朝王享禮命之宥命之以弊物有助也皆玉五

穀非禮也

又僖五曰天王使邵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隋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

又僖下曰楚子王自為瓊午玉纓末之服也先戰夢河神

大云律覽

卷八十四

三

謂已曰畀余賜汝孟猪之麋沸致也大心與子西使蔡黃
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
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

又僖下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衍醢衛侯甯俞

貨醫使薄其醢不死公為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玉

許之乃釋衛侯

又文公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

又曰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

又成上曰晉及齊戰于鞍齊師敗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又襄十五年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謂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

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賣玉得富

又曰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玉二穀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頁依丑棄好背盟陵

虐神主神毛民也謂數伐魯民人魯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彩曾平公名稱臣者

明二有天子以謙告神魯臣九未臣其守臣偃實先後之守臣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

功無作神羞守臣濟無敢復濟偃言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

之沉玉而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

四

又昭七年曰燕暨齊平燕人歸燕姬姬女與齊侯賂以瑤壅玉

積弊不克而還瑤玉也置屨也學耳王師

又曰公賜公行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王名遂入羔裘齊

侯喜與之陽穀齊色名

又曰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

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家反賜

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又昭十六年曰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環

同工共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

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

斷其開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蓋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合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惠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夫國之求無禮以斤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用求王焉貪淫甚矣獨非乎出一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宣于私覲於子產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吾生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以玉馬籍手拜謝子產

大云御覽

卷八百四

五

又昭十七年曰鄭裨鼂言於王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爲明

中宋衛陳災傳

又定上曰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又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不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漢渡當受祠也

又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玉昭公之出孫行君事佩璵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改君步則亦當去

璠陽處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

又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者若皆死亡焉

又曰陽虎脫甲如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又哀上曰衛太子禱曰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藁分與無所

繫之

穀梁傳隱公曰賈玉曰哈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論經有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

爵集書上化爲玉刻曰孔氏命作應法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以受黃玉墓魯城北

毛詩國風曰將翱將翔佩玉鏘鏘

又竹竿曰巧笑之嗲佩玉之那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

又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大雅曰維玉及璠鞞琫容刀

詩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玉不能掩其光

周易鼎卦曰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液百寶用則玉有璞 宋均曰專早不夫其服玉英者也

論語子罕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

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我待價者也

又季氏曰孔子曰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

過與

逸論語曰璠璵舊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

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乎勝

又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為穀五穀為區雕治璞也

鼓晉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瑿瑳

瑜美玉也瓠采玉也玲瓏瑱瑱玉聲也璚玉佩玉也瑱

充耳也璫玉節以水藻也

史記曰范蠡事越王句踐二十餘年竟滅吳范蠡曰君行

令臣行意乃載輕寶珠玉乘舟浮海行終不反

漢書曰陳平求見漢王拜平為都尉絳灌等或讒平曰雖

美丈夫如冠玉耳

又曰文帝始行雍新垣平以望氣見平使人持玉杯闕下

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果有獻玉杯者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

七

又郊祀志曰宣帝祀河東之明年鳳凰集投翔於所集處

得寶玉乃起萬壽宮

又曰王莽就國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進其玉貝寶

斂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癩美玉可以滅獻其斂

耳卽辭解其斂休復辭莽遂推碎之自衷以進休也

後漢書曰孝明帝時汴渠成故行幸滎陽巡行河渠薦嘉

玉絜牲以禮河神

續漢書曰桓帝時光祿吏舍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鈞玦

各一鈞長七寸三分玦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

又曰三老五更杖玉杖氏年七十授之以玉杖

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范曄後漢書曰梁冀金玉珠璣異方深怪積藏

魏志曰漢夫餘王葬用玉鉀常豫以付立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淵伏誅立菟庫猶有玉鉀一具今夫餘庫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光代之所賜也

魏畧曰大秦國出采玉五色夫餘國出赤玉

晉書曰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施旒旒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顧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合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玉可用白琥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沈約宋書曰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則光見深山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南長史悅壽謂南海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授多奇玉林
卷八十四
八
皆寶

又前涼錄曰辛受字懷遠隴西狄道人兄鑿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記曰三龍一門金支五昆

又曰初呂光之稱王也遣市六爾於于闐六月玉至也

燕書曰文帝熙平二年左部民得玉璽玉鼎

趙書曰劉聰徙治平陽於汾水中得白玉高四寸二分龍鈕文曰有新保之

後魏書曰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克使林邑得一美平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得謝古人

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刀表送都

又曰李預字元凱歷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
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食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政得若
環璧雜氣形者大小百餘頗有蠹黑者亦挾盛以還主而
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摧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患人後
預及聞者更求玉於前處皆無所見翊公源懷弟待其玉
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効驗而世事寢食
皆不節禁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
自致于此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異物速殮令後人知
食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尸四宿而體色不變
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噎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食玉有
神驗可受哈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歛棺
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

九

又曰高祐爲中書侍郎時有人于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
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守壽壽者命也我獲
其命亦是歸我之徵

又曰穆弼有風格善自位置高祖初定代族欲以弼爲國
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來以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慚屈
高祖曰朕欲勵胄子故屈卿先白玉投泥豈能相污弼曰
旣遇明時敢沉于泥滓

又曰孝昌中于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談
之合辯何世之物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奉康中所獻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中晉公護獲玉斗以獻
北史曰于謹平江陵獲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
物以獻

又曰隋文時王邵上表云稽覽國史云政道則陰物變爲
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
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

太平御覽

卷八百四

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四終

儀徵畢貴生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

珍寶部四

太平御覽

唐書曰太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無別若遇良工卽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耳

又曰高宗朝封禪泰嶽造玉冊三枚皆以金編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金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坐玉冊金匱二以藏配坐玉冊各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爲五道當璽處刻深二寸方一寸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二分爲黃金繩以纏金玉匱各五周爲金泥以泥之爲玉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匱

又天寶中詔曰禮神以玉者蓋取其精潔表裏溫潤合德爲器有象正辭乃信以達馨香其在璧頃來禮神六器及宗廟奠玉自馮紹王奏後有司並皆用珉禮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珉不可用也朕精禋郊壇嚴敬宗廟奉惟新之祈康太平之人則神力晉存備物以享安可以珉代玉惜費事神况國家之富有萬方之助祭有闕必修無文咸秩豈於天地宗廟奠玉有虧自今已後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真玉諸祀用珉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

真

又曰憲宗時隰州刺史吳運獻玉杯一頗珍奇云先使吐蕃所得

又曰憲宗時莊宅使許遂得玉類奩以進上悅命賜絹三百疋

又曰貞元六年盧羣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尙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尙父子孫相告許促具獄辭上奏言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伏望陛下赦而勿問使私自引退上從之時人賞其識大體也

又曰大和中文王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李載義亦殊恩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二

又曰開城中王起議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主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守請詔下有司精求美玉創造蒼璧等九器祭訖具而藏之其餘燎玉請依常制

管子曰夫玉之所以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智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睹者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之乎出其璞祝之乃鼠也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列子曰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
又曰宋人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絳鍛莖葉毫
芒繁澤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於野得玉徑尺弗知其爲玉也以告
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田父雖疑猶置
於廡下其夜玉明照一室其家大怖遽而棄之於野隣人
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玉再拜却立曰
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
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
大夫祿也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三

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

又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

鄒子曰夫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須彌無足而至者人好之
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以人不好也

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于楚山獻厲王玉使人相之曰
石也王以和爲慢刖右足及武王卽位又獻之復相曰石
也刖左足及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
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寶玉焉名曰和氏之
璧

又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子
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子費

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仲玉版者愛之也
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難知大迷
又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
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
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
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堂谿公每見而出
昭侯必獨臥惟恐蔑言泄於妻妾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存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

又曰崑崙山曾九重有珠樹玉樹

又曰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
之精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四

又曰玉璞不厭厚

又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又曰兩堅不能相加兩強不能相伏故梧桐斷焉角截梨

玉言柔勝網

又曰玉待濫諸而成器

濫諸珍玉之名也
言物有待賤而貴

隨巢子曰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賤其
身以此爲福而禍

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兵人共舉死人似倚玉有以
一玉長一尺形似東瓜從人懷中顛出墮地玉可以爲珠
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燒以爲粉服一年以上入水

不沾入火不灼

又曰玉脂生玉之山膏流出萬年以上則凝而成之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木和之須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歲王服立真者其命不及元真玉別名也服玉當于闐得白赤松子以元蟲而漬玉爲水服之故得乘煙霞上下也

又曰中山猿有稱人字者金玉也知其物則不爲害也

賈子曰德有天理曰道性神明命之所生而能象德者獨玉也

符子曰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朝黃山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

玉果

石似美玉者 璿珠 璿玉類音旋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先王所謂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五

策府天子於是取玉板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乃反也又曰赤烏氏英人之地寶玉之所在也

山海經曰珉二玉相合璿璣夷蠻係耳玉也稷契之山及鹿臺山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瑄之玉泰昌之山洛

水出焉於中多藻玉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

源沸湯黃帝是食玉膏之所出玉色乃清五味乃馨堅粟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

君子服之以禦不祥龍首之山若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

臯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蒼玉平立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又曰周武王伐殷爲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玉或曰諸

侯之玉乃取而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

又曰紂敗績登鹿臺取寶衣玉席投於水而死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昌城玉藁夜山火玉

又曰長州一名青丘仙草靈田甘液玉英靡所不有

漢舊儀曰祭天用玉几

論衡曰玉變爲石珠變爲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

又曰璆琳瑯玕璆玉也琳珠也瑯玕珠之數也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抵鳥雀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六

桓譚新論曰雒陽季幼實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予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賓曰我與好事長者博之已顧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予驚駭云我若於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

昉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魏文帝與鍾繇書亦用此

矯世論曰白玉之肖牙者惟離婁能察之

白虎通曰王者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是以人君寶

之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玉龜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靈惟有一女神留一玉

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官人猶見此釵
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鵝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
釵因名玉鸞釵言其吉祥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金玉珠寶不可
勝言其尤驚異者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
口含燈然則鱗甲皆動燠爛盈室焉

又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見玉甯長二尺二寸二
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嶙嶙相次吹息不得見銘曰
昭華之管

五經通義曰王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
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
大平御覽 卷八十五 七
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

瑞應圖曰玉甕者聖人應也不及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
出

雜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之深山服飾不逾祭服
則玉英出

胡綜別傳曰吳時掘得銅印似琉璃蓋畫布雲母於其上
開之得白玉如意大持以問君君曰秦王以金陵有天子
氣像處處埋寶物以當王士之氣此卽是也

文士傳曰劉禎字公幹少有才辨常豫魏文帝座見甄后
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輦至上方觀作署禎故匡坐
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禎因得喻已自理跪對

白石出自荆山玄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有含和之珍
摩之不加瑩雕之不增美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
屈繞猶不得中武帝顧左右大笑卽日還官赦禎復署
吏

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
火不燒

神仙傳曰沈羲爲仙人見所迎老公以金案玉盤賜羲

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旣成齋戒告天天降赤虹
化爲黃玉長二尺上有文

又曰羊公雍伯維陽人性篤孝父母終塋無終山遂居焉

山八十里上無井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八

年有一人就飲以斗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石其
時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
歲時時往見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各
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爲狂乃戲云以白
壁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曰璧以資徐
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
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曰玉田

續搜神記曰樂安高位其孫雅之在廡中云有神來降自

稱白頭公拄杖光輝照人也

白頭公
白玉也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韓重有道術女悅之結

氣死塋於昌門之外重至家前哭祭女見形將重入冢臨

去取崑崙玉孟以送重

紀年曰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玖桀愛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玖

石虎鄴中記曰後宮別坊中有小形玉床

又曰石虎以宮人爲女官用玉案書文

涼州記曰盜發張駿陵得玉樽玉笛玉簫

廣志曰白玉美可照而出交州青玉出夫餘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天雪門前方數十步螭液不積騰怪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爲吉祥或謂馬無齒則不復食

又曰弘農楊子陽太元初聞土中聲掘得玉腕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九

錄異傳曰江巖常到吳採藥及富春縣清泉山南遙見一美女紫衣獨踞石而歌聲有磬石之音岩往未及數十步輒去女惟見所踞石耳如此數日岩乃擊破石遂從石中得一紫玉廣長一尺後不復見女

又曰邠浪者安樂人行到松茲縣九田山見一鳥形如雉而色正赤集山岩石上鳴聲如吹笙浪射中之鳥田仍入冗中浪遂鑿石得一赤玉狀如鳥形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夕以杯於庭中皆明旦而水汁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

又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之令人長生

博物志曰得好鼓玉用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使使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澈如琉璃映日以觀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地鏡圖曰二月中草木先生下垂者下有美玉

又曰玉石之精也其在石中若山中石潤而浸旁有水其居地氣者而淨其氣白而圓光轉其地中常潤

白玉圖曰玉之精名曰委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子戴燭行者潛從其所亡則入石中有玉

世說曰長沙王從封常山至國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

三四尺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十

又曰温嶠取姑女下玉鏡臺一枚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征劉聰所得

語林曰平子從荊州下王敦欲殺之平子恒持一玉枕故不得發敦後矯平子左右而持下床去遂殺平子

本草經曰玉泉一名玉體臨死服

吳氏本草曰白玉體如白頭公

明皇雜錄曰天后嘗召諸皇孫坐于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于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竟厚有所獲獨上端坐略不爲動后大奇之撫其背

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于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

去日 后以珠絡衣襟并玉龍子賜焉其后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上卽位每京師僭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霑逼而視之若奮鱗鼠聞元中三輔大旱上御祈禱而涉旬無雨上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于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涕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旣還京爲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常置於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亡其所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五終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五

珍寶部五

圭璧

圭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員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尚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

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

又顧命曰康王即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

大云御覽 卷八百六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司爵名璜所以
冒者侯以齊瑞信方四寸斜刻之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圭冒者天子與諸侯為瑞

諸使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歸有過者留其

三年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守邦國王執鎮圭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又春官上宗伯曰以青圭禮東方

又典瑞曰玉搢大圭執鎮圭鎮籍五采五就以朝日覲聘

四圭有邸以旅天禮上帝 四圭相連皆外繩共一邸長尺二寸旅附 兩圭有邸

以祀地旅四望祿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灌鬯之圭尺二寸肆陳性

器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

圭地

土圭尺有五寸以求土中故謂土圭也

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穀圭以和

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琬圭九寸琕順也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也

儀禮聘禮曰上介受圭出受賈人

禮記禮器曰諸侯以圭為寶以龜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

又禮器曰禮有以素為貴者大圭而使所以伸信也

又雜記曰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

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三禮射侯圖曰信圭七寸謂圭上琢人頭身之形侯所執

也躬圭七寸謂圭上琢為四體之形伯所執也

左傳昭六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圭于河津人得諸河上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二

又襄三十年曰鄭伯有之難游吉因晉還聞難不入

懼禍并及

行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

兩珪質於河

子上駟帶也沈圭於河為信也酸棗陳晉縣

又昭十二年楚公尹路請曰君王命剡圭以為鍼秘

鍼斧秘也

柄也王以偏斧柄也故請命

請制度之命

穀梁定公傳曰定公八年盜竊王玉者制圭也

毛詩生民曰 卬卬如圭如璋

又抑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又韓弈曰韓侯入覲以其介珪入覲于王

又嵩高曰王遣申伯錫爾介珪

論語鄉黨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又雍也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墨子曰赤烏含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

墨子申徒狄曰周之靈圭出於土石

莊子曰楚昭王延屠羊說以三圭之位

司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圭也

山海經曰輸山之神祠以黃圭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

瑞應圖曰四海會同則立圭出

白虎通曰諸侯薨使臣歸圭於天子推護之義也

又曰東方為圭之制上小下大狀如犁鋒

太元經曰破璧毀圭逢不幸

楚辭曰三璋圭雜於甌窶兮

璽音攜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三

楚辭曰三圭重侯

三圭謂公侯伯

璧

說文曰璧瑞玉環也瑗大孔璧也璜半璧也

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

尚書金縢曰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曰爾不

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又顧命曰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璧琬琰之玉為二重也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也

毛詩淇澳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又雲漢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

禮記曲禮下曰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又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

左傳桓公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初故也

又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又僖公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

又曰楚子圍許男面縛銜璧

又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

我知汝專利而無厭我死汝必速行

又曰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受公子曰臣負羈繼從

君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子乎請由此亡公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四

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璧其投於河

又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璧之妻饋盤飧寘璧焉

公子受餐夕璧

又文下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又成公上曰丑父寢於轡車轡士蛇出於其下以擊之肱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韓厥執縶

馬前繫馬半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竊璧亦

又襄二十八年曰齊人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

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

葬葬必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行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

又襄三曰諸侯取郟田自澗水歸之於我晉侯先歸公享
晉六卿于蒲圖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襄六曰公薨於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
其懷而從之取由是得罪

又昭四曰楚子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相與視從
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

僖公如是親釋其璧焚其襯王從之從舉遷賴於鄆鄆楚邑也

又曰楚共王無豕嬀有籠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

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王社稷乃遍以璧見於

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而與巴姬蜜

理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五

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入再拜皆壓紐

又哀下曰衛人出莊公入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

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旣入焉而視之璧曰容

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汝璧將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史記曰鄒陽上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賜

以夜光之璧

又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於道衆莫不按劍

相眚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王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遣趙王書願

以五十城請易璧遂使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見秦王

無意傾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

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觀王無意償趙王城邑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相如使從他道以璧還趙

又曰張儀已學而游諸侯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掠管數百不服釋之

又曰虞卿躡履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又曰始皇三十年有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說使者曰爲吾遺滹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故因忽不見使奉璧具以聞始皇使御府視使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六

漢書曰廼以白鹿皮爲幣王侯朝對必以皮幣薦璧

又天文志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鴻門沛公如廁開道從軍

度服

音走使張良入謝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

已脫身去聞至軍矣故使獻璧羽受之

又曰文帝賜尉他書及衣他因使獻白璧一雙

又曰王夫人者趙人幸武帝生子閑天子死而帝痛之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

太后

又曰王莽篡位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言元后當爲宣室

文母

後漢書曰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朱暉有義行辟爲掾正月旦蒼將朝當奉璧賀故事少內給璧是時陰就爲少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就主簿持璧卽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見試借觀之主簿授暉暉顧召令使奉之奉之於蒼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取璧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蘭相如

晉書載記曰燕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王慕容攜以爲岳神之命遣其尙書郎段勤以太牢禮之

又石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輒下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浮于渚上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樸耳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光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魯連子曰楚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王悅之與不琢之璧

莊子曰孔子問子桑雎曰吾見逐於魯伐木於宋親而益疎何也對曰子獨不之亡與假國名也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窮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相收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荆山而獻之遂名和氏之璧

又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

文子曰聖人不貴赤璧而貴寸陰不布施以求得不高下以相假此古人之德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不顧故曰不貴赤璧而重寸陰又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以合欣夜以投人則爲恐時與不時也

又曰得和氏之璧不若以事之所適

又曰璧瑗成器璣諸之功璣治玉石

抱樸子曰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始皇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八

又曰虞舜之承禪曰捐璧於谷中

又曰景帝時戍將廣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有雲母厚丈許白璧三十枚以籍身

山海經曰招搖之神祠用一璧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珪璧以見之

帝王世紀曰堯刻璧爲書東次於洛言當傳之舜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

又曰齊欲伐魏魏璧謂於髡曰幣邑寶璧二雙天馬二駟

請致之髡入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今伐之名醜而實危

齊王乃不伐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謂髡曰先生有

之乎曰有之伐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
雖封臣於王何損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之寶於王何
傷

又曰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封爲武安
君受白璧百雙黃金萬鎰

河圖天靈曰趙王政以白璧沉河者有一黑公從河出謂
政曰祖龍來天寶開中有王贖也

呂氏春秋曰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
樂而不樂乃途以璧郈成子曰觴我與我勸也陳樂而不
樂告我憂也送我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皆衛行三十
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郈成子使人迎其妻子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九

隔宅居之分祿養之

賈誼新書曰梁有疑獄乃問陶朱公朱公曰臣之家有二
白璧其色相如其徑相如其澤相如然其價不相如一者
千金一者五百金何則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

金曰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上藥有赤河絳璧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以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
爲相莊子固辭

白虎通曰方中員外璧內方象天地

列異傳曰秦昭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

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濺虎而虎

終不敢動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魯相省視孔子教授堂男子張伯刺草墻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問瓮中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模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取一意召問伯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

頭出之璧金一摺與之璧或曰璧也

物理論曰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為價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見璧不斷自成光若明月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十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懸大綬於梁柱綴玉璧於綬范享燕書曰昭文帝時左部民得紫璧以獻戴延之西征記曰宋公諮議王智先停柏谷遣騎送道人惠義流曰有金璧之瑞公瑞迎取軍次于峭東金璧至修壇拜受之

又云冀州博陵郡王次寺道人法稱告弟子昔嚴曰嵩高皇帝語吾言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四十二璧金一餅與之璧數是劉氏卜世之數也惠義以義熙十三年入嵩高山即得璧金獻焉

琴操曰楚昭王得和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趙郡中羊申甫知趙無反遺乃讒之於王明光常背楚用趙今使奉璧何能述功德及明光還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光明

魏文帝蔡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

命使者周近持玄璧於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郡都命使者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遺我雲中翻何以贈之連城璧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六

十二

儀徵畢貴生欵程川佑同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

珍寶部六

瑋文璋瑋璋琮琮璜璜

璜

瑁

珊瑚

璚瑁

貝

瑁文瑋瑁

說文曰璋半圭也

尚書顧命曰康王卽位太保秉璋以酢報祭曰

毛詩棫朴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又斯于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

又板曰天之誘民如埶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赤璋禮南方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又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革牙璋若今之銅虎符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三類有璋也

公羊傳定公八年曰陽虎竊寶玉而走晉寶者何制璋也

爾雅曰大璋八寸謂之琬琬圭也

山海經曰招搖之神祠用一璋

呂氏春秋曰成功用璋

琮

說文曰琮瑞玉也八寸以車釦

周禮春上大宗伯曰以黃琮禮地

又秋官下小行人職曰合六幣琮以錦

又冬官下王人曰璧琮八寸以類聘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駟七寸鼻十有半寸天子以爲權璪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白虎通曰圓中方外曰琮琮起土功位西方

呂氏春秋曰大喪用琮

璜

說文曰璜半璧也

尙書中候曰文王由磻谿之水呂望釣其涯王下拜曰乃今見光景於斯尙曰望釣得玉璜

周禮春官土大宗伯曰以玄璜禮北方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二

又秋官下水行人曰合六幣璜以繡

左傳文公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公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

又哀下曰宋向魍出奔父文伯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王而奔齊

白虎通曰璜以徵召位在北方

又曰何謂五王兆謂圭璧琮璜璋

又曰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莖之北方

文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類

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

又曰精神可寶非直夏后氏之璜

楚辭曰璜臺十成誰可極焉

傳玄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用贈之玉珮珠璜

璜

說文曰璜三石一石也尺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驪四玉一石侯用伯用璜將玉石半相將也

尚書文侯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毛詩文王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毛詩大雅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周禮春官小宗伯曰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

又冬官下玉人曰裸圭有瓚以祀廟

禮記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詒鬯於

天子御覽

卷八百七

三

天子

得其器刀敢爲其事圭瓚鬯辭也鬯秬酒也

又明堂位曰季夏三月以禘禮祀周公子太廟灌用玉瓚大圭

又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

左傳昭四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籛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曰曰火若我以瓊擘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

與

漢書曰王莽加九命秬鬯圭瓚

魏志曰天子命魏文踐祚錫命孫瓚秬鬯圭瓚

北史曰于謹受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圭瓚副焉

白虎通曰圭瓚宗廟之盛禮也

瑁

尚書顧命曰乃受同瑁

王受瑁爲王受司以祭

周禮冬官下瑁人曰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

白虎通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

珊瑚

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經援神契曰珊瑚鈞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

見

廣雅曰珊瑚珠也

晉書曰石崇王助愷嘗以珊瑚愷爭豪武帝每樹賜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四

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厘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珊瑚有三四尺者六七根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

又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犁健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地周迴百餘里屋宇珊瑚爲椽而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也

宋書曰劉劭爲儋林太守劭既至隨宜剪定大致名爲并

獻珊瑚

宋記曰大明六年鬱林郡珊瑚連理樹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

又曰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

西京雜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生三柯上四百二十六條是南越國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昭然

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樹葺珊瑚爲枝柯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生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華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五

又曰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忽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亡徵也

海中經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缺網沉水底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珊瑚皆摧折在網中

孫氏端應圖曰珊瑚鈎者王者恭信則見一本云不珍玩弄則出

廣志曰珊瑚有長者爲御車柱出西海底

玄中記曰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

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玫瑰碧珊瑚藜生

班固兩都賦曰珊瑚之樹上栖碧羅

傅立紫華賦曰炳參差以昭耀兮何光麗之難形葩艷挺
於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潘安石榴賦曰似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

瑋瑁

同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瑋瑁爲獻

孝經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則瑋瑁背

背文也

春秋考異郵曰承石取鐵瑋瑁吸褚

類相致也褚芥也褚音若

史記曰趙使使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瑋瑁簪歛氣悉飾以瑋瑁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六

又曰江南出丹沙犀象瑋瑁珠璣

漢書西域傳贊曰故能觀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感筠
醬竹枝則開牂柯越雋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瑋瑁釵

范曄後漢書曰賈琮傳云交趾土多珍產明珠翠羽象犀
瑋瑁异香美目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有
司舉琮爲交趾刺史

又曰和熹鄧皇后臨朝上方珠玉犀象瑋瑁雕鏤之物皆

絕

又曰天竺國出象犀玳瑁也

吳錄曰嶺南盧賓縣漲海中玳瑁似龜而大

又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得馬若何而不聽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

齊書曰少帝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臨汝侯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坦之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春殿璠瑁瑁牀上臥

齊書曰廬陵王子鄉爲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慶作璠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還都

唐書曰憲宗朝訶陵國獻僧者女二人璠瑁榼生犀等西京雜記曰韓嫣以璠瑁爲牀

南方異物志曰璠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加篋籛背上有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七

鱗大如扇發取鱗因見其文欲以作器則煮之刀截任意所爲冷乃以鼻魚皮籍治之後以枯木條華營之乃有光輝

廣志曰璠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網璠瑁鈎紫貝

張衡東京賦曰翡翠不裂璠瑁不踈

孫德施南榴枕賦曰委之玳瑁席停之象牙床

劉禎清慮賦曰後布璠瑁之席前設觚螭之筵

左思吳都賦曰螭壁璠瑁金黑章

繁欽寄情詩曰何日表別離取後璠瑁玳

班固與竇憲書曰明將軍賜固駸玳瑁簪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瑋瑁梳一枚

貝

說文曰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

廢貝行泉

尚書賁曰淮海惟揚州厥篚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鼗鼓在西房

毛詩曰萋兮萋兮成是貝錦

又義疏曰貝之屬又有紫貝其白盾如玉而紫點為文

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寶

物也

爾雅曰貝居陸

在水者蜎大者鮓小者蟻

音即今之紀貝亦有紫色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八

者出日南立貝貽貝

黑色貝也

餘蜺黃白文

音治黃蜺白文也

餘泉曰黃文

以白為蜺黃為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為蜺黑為文

博而頰

頰者中席兩頭

蜎大而

險

險祭謂汪薄

小而

即上小貝謂此皆說貝之形容也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大貝

尚書大傳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宐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

貝如車渠以獻紂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正則貝以求則得有喜則

至

漢書曰文帝賜南越王尉他書及衣他因使者獻貝五

百

又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為一朋直三百一

十六牡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百五十公貝二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三分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貨

南史曰南海有娑利國在廣州東南二月日行文出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反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

山海經曰陰山濁谷之水注于蕃澤之中多文具

又曰陰山漁水中多文具邽山濛水中多黃貝亦色之東蒼梧之野有文具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西伯昌于美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物以免君罪九江得大貝石焉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九

鹽鐵論曰數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立貝周人以紫石

本草經曰貝字一名貝齒生東海

楚辭九歌曰魚鱗兮龍空紫貝闕兮朱宮

河伯以魚鱗蓋畫龍文紫貝作

闕者丹其宮之義也

廣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爲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買賣

萬震州南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盾紫飾文若羅朱不磨不瑩彩輝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踰在昔姬伯

用免其拘

徐哀南方記曰班貝羸大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之得五

寸在于海邊捕魚人時有得之者大貝出諸薄貝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南州異物志曰交趾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而光色煥爛

相貝經曰朱仲受之如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獻珠于漢武云不知所以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北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盾紅黑謂之珠貝有青

地緣文謂之綬貝黑文黃書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不能延齡增壽其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啄蟬脊以逐温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颯可以明目遠宜玉笄金南貝如珠璣或曰駸其性寒其味甘已小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曰各半是也濯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黥齒有赤鮫是也雖貝使病瘡黑鼻無皮是也矚曰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者是也堯貝使人善忌忽已近熾內穀赤絡是也瑩貝使童子愚女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雨則重霽百輕委貝使志強夜行伏述鬼狼豹百獸赤中員

是也雨則重霽則輕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終

